喜迎鸡年　　朱晓光

乡愁是一张机票

□ 文/辛增礼

我从来不是一个恋家的人。记得上大学时，每每在春节前一个多月的时候，妈妈期盼的电话就会响起："回来的车票买了吗？"而我却总以不耐烦的语气回复："还早，不着急！"那个时候，我就像别人眼中的叛逆少年一样，不想被束缚。但终究抵不过家人的执拗，往往等到最后一两天时，不得已才去买归家的车票，而心里却总希望火车票卖完才好。正是这种感觉让我愈发想早日参加工作，做一些自主的事情。

我是怀揣着激动的心情，登上离开家乡的火车，去单位报到。爸妈陪着我一直把我送到车站，而我居然都没有回头看二老一眼。我年轻冲动的心，已经冲淡了他们对我的挂念，我的心里只有满腔抱负。

紧张的培训过后，单位安排我出国锻炼。那天，我分明听到了父母在电话一头的哽咽，我清晰记得父母的嘱咐："要照顾好自己，国外离家远，想吃啥自己多买点，注意安全。"而这一次，我不再拒绝父母的"老生常谈"。我突然想起爸妈省吃俭用地度日，还有那多年不换的旧衣服…… 我的眼睛有些模糊了。"好男儿志在四方"这句话又在我心头响起，咬了咬牙，踏上远方的征程。

一转眼，即将第二个春节不能回家过年了，每每看到身边的同事赶上过年休假，兴奋的心情总是溢于言表，朴实而又真诚的话语似乎总是在批评我："老母亲快80岁了，回去陪老妈过个年。""我的孩子会叫爸爸啦，回去买点啥呢？"当我拿起电话，再次听到父母那慈祥而又亲切的声音时，明显地感觉到二老那失落的情绪。我知道，挂了电话后，他们落泪了。

"让我掉下眼泪的，不止昨夜的酒；让我依依不舍的，不止你的温柔"，这是一首单曲《成都》，歌词恰恰反映出我此时的心境。回忆是思念的愁，这首歌总能让我想起好多往事，妈妈的每一次叮咛、爸爸的每一次的严训、哥哥姐姐们的每一次嬉闹……

我想家了，乡愁就像是那一张小小的机票，只有它能带我回到我再熟悉不过的地方。"爸，妈，我回来了！"相视一笑，哪怕在梦中，多么真实。

今年春节，我依然无法回家与父母团聚，但我想说："爸、妈，我长大了。"

乡愁

□ 文/平泽

乡愁是一场雪
轻灵舞动的音符
汇成了儿时唱过的歌

乡愁是一轮月
那些远去的日子
写满了阴晴圆缺

乡愁是一盏灯
再漆黑的夜
也能把回家的路照明

乡愁是一湖冰
保持着特有的角度和坚硬
纵使酷夏也无法消融

乡愁是父母的背影
一生为子女负重前行
想起胸口总有隐隐的痛

乡愁是炊烟
乡愁是远方
乡愁是站在村头石桥旁
盼儿归的白发苍苍

乡愁是一壶茶
乡愁是一杯酒
端起的是岁月
饮下的是时空
夜深人静独处时
愈喝愈浓

约定

□ 文/李广亮

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2016年5月29日。那时候他已经躺在床上无法说话，所有的交流靠的也只有眼睛了。病魔折磨着这个饱经沧桑但不曾言弃的男人。

父亲是个吃苦耐劳的人。用母亲的话讲，他这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着。年轻时候，为了父母努力；结婚以后，为了孩子奋斗。一个朴实的农民，能够通过自己的打拼，供出我和哥哥两个大学生，是很不容易的。一直以来，我把他当作良师益友，从他身上学会了很多。

在村里，提到父亲，邻居们都会称赞他。80年代末，村里还没有通电，作为村里的青年人，父亲主动承担起为乡亲谋福的重任。他和有同样信念的伙伴一起，开始奔波在为村里通电的路上。那时候哥哥刚出生不久，但父亲每天早出晚归，家中全部的担子落在了母亲的身上。母亲常说，父亲为了大家这么拼，从来没有喊过苦没有哭过累。家里无非就是种地看孩子的事情，跟父亲的辛劳比起来也没什么。一年多的时间，村里的电线终于拉好了。看到家家户户的电灯发亮后，父亲才算是松了口气。

父亲一生工作经历丰富，但几乎每一份工作都需要忍受高强度的作业和艰苦的工作环境，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他盖蔬菜大棚的经历。那时候县政府为了改善农民生活，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组织施工队伍为当地农民铺盖蔬菜大棚。而我的父亲也参与到其中，承包了30个大棚的施工。从砖、水泥、沙子等原材料入场，到挖沟打地基，再到砌墙起结构，所有的施工工序，他都亲自参与。他半年没有回过家，吃住在工地。那时候的我刚刚初中毕业，利用暑假时间到工地上看他，也试着在工地上和工人一起施工，终于知道了眼前的这个男人是多么伟大。

当我大学即将毕业时，父亲却被查出患有肺癌，已经晚期。那个曾经坚挺的身影突然间变得佝偻。为了不让我们有太多的负担，他坚持保守治疗。我知道，他心中最放不下的就是我毕业后的前程。当我告诉父亲我被施工单位录用时，原本我以为他会反对。他摆摆手，一字一句地说："工地上虽然艰苦，但总有人要去，好好干，要对得起自己的选择。"父亲一辈子没有讲过什么大道理，只是这一句，很沉重。我努力地点头，告诉父亲，我会把他的嘱咐当作父子之间的约定去践行。

如今回到家，再也看不到父亲忙碌的身影。而我们的约定已经陪我度过了工作的第一个年头，我相信这个约定还会陪我更久，直到我走完这一生。

回家过年　王兴芹

回家过年

□ 文/陈振强

二十三，糖瓜粘；二十四，扫房子；
二十五，磨豆腐；二十六，炖大肉；
二十七，宰公鸡；二十八，把面发；
二十九，蒸馒头；三十晚上闹一宿；
大年初一扭一扭。

如果有那么几天人们是宽容的，允许空气中的尘埃遮挡住阳光，那一定是旧历年的春节要到了，寒风吹来爆竹点燃后的硝石味儿，过节的气氛越来越浓。

温度下降，夜幕笼罩大地，为赶上凌晨一点从上海直达贵阳的列车，张建国和他的工友们下午五点就从湖州出发了。项目部包的大巴车上坐满了回家的人，编织袋里鼓塞着被褥和衣服，塑料桶里放着暖水壶和吃食，不时摸一摸胸口，假装弹去衣服上的尘土，把钱包放在里面的口袋，挨着身子觉得最妥贴。

火车站里熙熙攘攘，挤满了"交头接耳"的乘客，LED显示屏上，红色的车次表格外显眼，售票窗口前还有不少排队的人，没买到票的也来试试运气。"黄牛"不失时机地凑到人前，故作神秘地露出车票一角，寻找潜在的买家，不多纠缠的架势看来生意挺不错。老张攥紧了手里的车票，生怕弄丢了，他舍不得坐高铁，31个小时的硬座对于他来说才能心安理得，在跟女儿的视频通话中，承诺要给她一盒蜡笔和芭比娃娃。

送别了老张，看看时间，这个点车厢里应该弥漫着泡面的气味儿，鼾声渐渐响起了。行驶在高速公路上，灯光从车窗上一盏盏划过，茫茫黑夜将远去的上海淹没，电台里放起了老鹰乐队的《加州旅馆》。

手机改变了人的作息时间，微信群里响个不停，大家沉浸在放假的喜悦之中，发的红包也比以往大了些，抢到1.8元成了手气最佳，忍痛回赠了个20块的，然后一路上也没捞回本。明天大部分同事就都回家了，预制场里的机器也安静了下来，天未泛亮，听到公鸡喔喔的打鸣声，在一张积雪的照片下点赞之后，终于倒头睡着了。

今年要留下来值班，最早初十才能离开。我盼望时间快快地流走，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，然后喊一句："爸、妈，我回来了。"

港湾

我想说

在毛里塔尼亚转眼就是十载夏与秋，马上又要到春节了，说不想家那绝对是假的。当年从女儿读小学时离开家，到如今女儿已经在读大二了……实在亏欠了她们娘儿俩很多。不过，总得有人这么做，是我，倒觉得更心安些。　——张泽民

回家过年，也是家的等待，她虽然站在那里，没有走过来，却是一动不动地遥望着你的方向，等待你的风尘仆仆，一路跋涉而来。她也许只是父母的一句"辛苦了"，也许只是一个眼神，也许是已经温了好几遍的饭菜，也许一个温暖的怀抱，却是你最想念的模样。　——杨怀洲

驻外的这些年，身处海外的工程男们不知违背了多少归家的承诺。临近春节，他们更愿意加班至深夜，因为思念带来的辗转反侧、夜不能寐更不好过。唯有更加努力的工作和奋斗，方能对得起家人的期望。　——刘朋远

团圆　孙静

关于年的记忆

□ 文/杨鹏程

今年的腊月比往年要早一些，进入腊月后年的气息开始越来越浓。腊八当天，按照习俗自己也在家里熬了一锅腊八粥。当揭开锅盖那一瞬间，粥的香味迎面而来，思绪不由自主忆起儿时过年的情景。

"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"。在老家，真正有年的味道要从腊八开始算起。这一天，母亲通常会将大米、黄豆、红豆、小米、花生提前用水泡上一夜，然后第二天再加入红枣、桂圆、葡萄干、核桃等干果，再用文火慢煮一个小时。往往是还没煮熟，粥的香气就开始在屋内弥漫，惹得我忍不住围着锅打转，眼巴巴地盯着。看到我馋嘴的样子，妈妈会摸着我的头叫我"小馋猫儿"。粥煮出来后有种晶莹剔透的感觉，色彩非常诱人，再加上绵白的白糖，甘甜可口，真可谓色香味俱全。

"二十八，贴花花"，说的是春节家家户户都要贴上崭新的春联，意味着避邪纳福、除旧迎新。每到这天，父亲总是最勤快的那个，自己起个大早，还不忘将正在被窝熟睡的我也拎起来。我揉着惺忪的睡眼，满是不情愿地跟着他去贴春联。那时我个子低，够不到门上沿，只能在一旁帮忙抹浆糊，结果弄得自己手上、脸上都是面糊糊，活脱脱一个"大花脸"，狼狈的造型还被父亲好一顿"嘲笑"。那天，母亲一般都会忙着和饺子馅、炸油条、蒸馒头。尤其记忆深刻的是母亲那双巧手还会蒸出各种小动物造型的馒头，可爱的造型让人拿起又放下，犹豫很久都不舍得咬一口。

每年除夕夜，家人有守岁的习俗，说法是对过去一年的留恋，也对新的一年寄以美好希望。守夜时，有两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。一个是春晚，另一个是饺子。一家人在一起，母亲擀面皮，我和父亲负责包饺子。有时父亲还会在饺子里包上花生、红枣、硬币，吃到的人意味着来年会有好运气。还记得自己为了吃到代表着"好兆头"的特殊饺子，故意把饺子包得很丑便于找到，还为自己的"小聪明"没被父母发现而沾沾自喜。

小时候，父母都说只有我们小孩子盼着过年，大人不爱过年。可是工作后发现父母也开始"盼着"过年了，"孩子，什么时候放假啊？回家的票订到了吗？"、"过年回来就行，不用给我们买东西……"

现在越临近年关，父母对年的期盼就越强烈，"年"在他们那里变成了"团圆"的代名词。因此，每年不管离家多远，旅途多么辛苦，只要假期允许，我都会往家里赶，只为和家人团聚。一年的分离，让大家都格外珍惜团圆的日子。因为只有在家过年，一家人才有机会围坐在一起，我跟父母聊一聊工作、生活中的种种趣事，父母跟我讲讲最近一年家里的变化，吃顿热乎的年夜饭，感觉一路上的奔波也就都值了。

回家　李臣

老丁的"谎言"

□ 文/高明慧

放了假的项目部显得额外冷清，办公室、运动场都没有了往日的热闹。食堂里，过年期间负责值班的几个人围坐在一起，看着电视里推销年货的电视购物，简单的两个炒菜，吃得倒也香甜。

"砰！"食堂的大门被人用力推开，一个拎着行李的瘦弱年轻人夹着呼啸的北风冲进食堂，正在吃饭的几个人齐齐抬头。

"老丁，你忽悠我！"来人大声一吼，搞得大家一头雾水。

"你小子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吃饭没？"被质问的老丁站起身来，关上了门，拉着年轻人坐在桌旁，给他盛了一碗热汤。

这师徒俩，平时好得跟一个人似的，这是怎么了？几个"观众"更懵了。

"你不是说家人都在国外，不回国过年吗？我怎么听说你家里人为了陪你过年特意从国外赶回来了呢？"接过老丁递过来的热汤，年轻人也顾不得喝上一口，着急地问道。

"嗨，你个臭小子，回家过你的年得了，管的事儿还不少。"老丁笑着说，又低头吃起了饭。

老丁名叫丁元胜，是三公司第三项目部测量班的班长，年轻人名叫李博华，是丁元胜的小徒弟。虽说名义上是师徒，可俩人平时亲得更像父子，李博华也不拘泥，跟着大家一起叫师傅为老丁。

要说起开头那一幕的缘由，还得从几天前说起。临近年关，由于北方冬季严寒，已经不具备了施工温度，现场施工已经基本暂停。项目部早早地开始规划着尽可能地让职工们都能回家过年，可不少内业工作还要继续，商议过后，领导决定每个部门都安排一个人过年期间留下值班。

"师傅，我留下，您回家过年吧。"接到人事员送来的"值班计划表"，李博华自告奋勇，拿起笔就要填自己的名字。

"你回家吧，父母年纪大了，多陪陪他们。再说，不是刚交了女朋友，晾着人家自己过年成什么样子。"丁元胜一把抢过李博华的笔，笑着说。

"别呀老丁，每年过年都是你留在项目部值班，都快成'值班专业户了'。"李博华说着，就要从丁元胜手里抢回登记表。

"嗨，你还不知道我嘛，媳妇在国外陪孩子上学，回家了也是一个人，在哪都一样，听话，这是命令！"丁元胜说着，手起笔落，就在登记表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李博华收拾了行李便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，可刚出了项目部的门，就听同事说丁元胜的家人为了陪他过年特意从国外赶了回来，他拎起行李便又赶回了项目部。

门外的北风还在呼啸，李博华喝了老丁递来的热汤后周身暖和了许多。到最后，李博华还是拗不过老丁，背起行囊，又踏上了回家的路。望着小李的背影，老丁的心里也像喝了碗热汤，暖烘烘的。

一封家书

□ 文/何　巨

亲爱的爸爸妈妈：

爸妈辛苦了！儿子在这里给二老提前拜年了！

爸、妈，想家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想家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感。想想当初，大学四年，远在西安求学，回家就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。在家的孩子一心想去外面的世界闯荡；在外漂泊的游子却又一心想要回家。回家，是荡漾在心上的情愫，回家，是纠结在梦中的缠绕。我去过很多地方，在无数个地方短暂停留之后又离去，或许我有着很多个栖身的所在，但回家的路，始终只有一条。还记得那一年的冬天，家教结束以后已经是晚上10点多，独自站在寒风中焦急地等待着迟迟未来的公交车，看着街道上熙熙攘攘的行人和车辆，想家的心情油然而生。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，高楼大厦，繁华如梦，霓虹灯闪烁的城市街头，我只是一个陌生的过客，这里的一切都不属于我，想到这些不禁打了一个寒噤，略带一丝凄凉。光怪离奇的灯色之下，我的心灵感受不到温暖，泪眼模糊中我却那么清晰的看到爸妈那霜色尽染的白发，所以大学毕业以后我毅然决然地回到老家工作。

来到一航局这个大家庭工作以后，我又去了比西安更远的地方工作，来到了离家更远的国外—巴布亚新几内亚。今年又不能回家过年了，这已是第二个年头在海外过年。有人最近一直问我想不想家，我说：还好，已经习惯了。其实想不想家只有自己最清楚，漂泊在外，年终可以回家过年是工作一年以来最大的希望，也是最幸福的事情。您二老一定会理解我的，为了工作，为了集体的大局着想，只能舍小家，为大家，继续在这一片土地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。随着春节的来临，念家之情也越来越浓重，每天只能让自己忙碌起来，让时间过得快一些，来冲淡种种思念。

岁月里改变了模样，心中的思念却依旧是相同的地方。

家，看着是多么温馨，念起来又是多么暖心。外面的世界再精彩，也抵不过家的诱惑。

爸，妈，再过几个月我快回家了，回家的脚步渐行渐近，我仿佛已闻到家的味道，嗅到家乡泥土的芬芳，看见门前的杨树，房后的小河在等我回家！

此致

敬礼

望二老身体康健！

儿敬上

2017年1月15日